



兔子的口粮

□张亚亚

下午带着老妈散步，又走到稻田地那边，妈妈提议给兔子拔草。

自从有了兔子小灰，为了它的口粮我们简直是操碎了心。年前买白菜，顿顿都吃得饱。年后卖白菜的大卡车不来了，老妈来了，她绝不允许我买白菜喂兔子。在她看来，兔子就应该打草来喂，怎么可以耗费辛苦挣下的钱呢？但在这个城市里，找点草多难啊！小灰越长越大，女儿对它兴趣消减，但却绝不允许我把它送人。我不得不整天给它找吃的，超市里有卖猫粮狗粮的，就是没有卖兔子粮的，想来个省心行不通。某次看到卖菜的大娘扔了好多萝卜缨子，偷偷摸摸地捡回来，感觉被全世界发现了，难为情得很。我为自己都没这么为难过，一只兔子，唉……我把它的笼子放在楼下车库门边，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，她们告诉我，白菜叶子要晒得蔫蔫的，否则水分太大，兔子吃了会拉肚子，并且强调说，他们养过兔子有经验。他们是真的很喜欢这只兔子，有时候我发现他们会给兔子喂青菜叶子什么的。这只兔子还是个“万人迷”，大人小孩没事就往它旁边凑，不时还放出来大家一起逗着玩，顺便让它活动蹦跶下。这兔子也不像兔子，一点不怕人，在人脚边绕来绕去，也不跑远。

某次下班回家，看见路边的河坎旁长了一蓬绿油油的草，立刻停下电动车拔了起来。后知后觉路上行人来来往往，突然觉得很尴尬……某次跟妈妈出去拔草，遇到一场大雨，野外又没处躲，结果我们被淋成了落汤鸡，真是一言难尽啊！

这次走到稻田边，发现路边种

的萝卜拔了堆一边，萝卜缨子有的还带着小萝卜堆了一堆。老妈说捡回去喂兔子，我又难为情起来，几块钱就能买一堆的白菜我倒无所谓，但老妈不让买啊！我只好配合地蹲下去捡萝卜缨子。感觉全世界又在注视我，我决定怎么着暗地里要不把兔子野外放生了吧，我这脸要给这只兔子丢尽了。

捡了一会儿，一位大爷过来问你们干什么？老妈说捡这个喂兔子。大爷看了看说，我还以为你们做酸菜呢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对了，卖白菜的大叔也是这么说的，看来误会由来已久。我觉得大爷还是觉得我们做酸菜，心里挺别扭的。感觉应该解释一下，怎么说呢，我们真不是做酸菜，我真的都不会做酸菜！好像都说不清。说不清干脆不说了，爱咋想咋想，就当我做酸菜了。这会子为了这只兔子我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啊！“那你们里面拔嘛。”大爷又说。“不行，里面人家种的，我们就捡点喂喂兔子。”我说。“我送你们啦。”大爷慷慨地说。原来路边这块地是大爷种的。他说你们拔吧，前面有个养鸡场，想送给他们可是鸡不吃这个。你们拔了我好种花生。我赶紧表示感谢，大爷手一挥，不客气！

大爷问，你们哪儿的？老妈说是陕西的，来女儿这里玩。又问你哪儿的？大爷笑着说他是山东的，来给闺女带孩子。在家也是种种地什么的。

话说，大爷这气质与穿着活像一个退休的老师，怎么都不像一个种地的。我随口一句，您怎么都不像个种地的。大爷笑了笑，所以人不能看表面的。他似乎强调他就是一个种地的，可我怎么看他真不像个种地的。大爷也不在这个问题上辩驳，感叹道，陕西好啊，这几年发展不错！我说是的，今年过年很多人都往西安跑，大唐不夜城你去过吧？“没去过。”他说。“不过我们山东也不错的，山东有好多古迹，比西安还好。”我心里有点不同意，但拿人的手短，便打着哈哈说，现在各个地方都不错的。大爷很认同地点点头。

看我们装好了萝卜缨子，大爷提醒我们前面河边可以洗手，便走了。“哪儿长的人就觉得哪儿好。”老妈迟来了一句。我觉得很有道理。老妈又高兴地说：“这回兔子可以吃好长时间了。”我们拎着满满三袋子兔子的口粮往回走。这阵子终于可以不用为兔子的口粮操心了，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。

身份复杂的草子

□虞燕

早前，我们默认黄花苜蓿为“草子”。开花之前的黄花苜蓿碧绿鲜嫩，是春天里的家常菜，如清炒草子、草子炒年糕。我爱吃草子炒年糕，糯软的年糕搭配娇嫩爽口的草子，嚼起来鲜又香。后来，有人说，在他们那一带，紫云英才叫草子，未开花时也常用来做菜、炒年糕。这下，“草子”的身份似乎有些复杂了，我们从来称紫云英为“苳花”的，且不食用，也就是草子、苳花为两物，绝不混淆。

黄花苜蓿和紫云英都属豆科植物，两者外观颇相近，细看又有差别。黄花苜蓿主茎较粗，难掐断，主茎上生细茎，每根细茎上长有三片叶子；紫云英的茎细，中空，柔嫩多汁，多为奇数羽状复叶。开花后，则一眼可辨。黄花苜蓿开黄花，一朵朵挨着，总状花序密集成头状；紫云英的花为紫红色，大片盛开时，如云霞氤氲，风一吹，紫红的花儿海浪般翻涌，绝美。

小时候的春天，有无边的原野任我们遨游。男孩们卷起裤腿在河里摸螺蛳捉泥鳅，吵吵嚷嚷，仿佛要把小河翻个底朝天；女孩们沉醉于紫云英花海，钻进去钻出来，而后，忍不住采了花开始编花环，让艳丽的紫云英花朵绽放在头上，遂个个都觉得自己成了仙女。欢笑声、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肆无忌惮，燕子和麻雀受了惊，一下子飞出去老远。

农民们割完水稻，特意遍撒紫云英种子，让它们恣意生长，等来年清明左右，花期正盛时，水牛粗暴地踏入稻田翻耕，娇艳的花瑟瑟发抖，被整棵整棵埋进黑泥里，直至腐烂。黄花苜蓿的命运也差不多，只不过它烂在了旱地里。那时候觉得奇怪，多美的花，长得好好的，咋这么糟践人家呢，多可惜啊！母亲说，化肥贵，这两样野草能肥沃土壤，专门用来做绿肥。有农民还事先收割了一些紫云英，放进土坑里，拌以河泥，大太阳下晒几天，令其发酵，便成了晚稻基肥。

我看到过侥幸存活下来的紫云英和黄花苜蓿，第二年，它们在田地里稀稀疏疏挺立着，花儿星星点点，淡然的样子。

为什么黄花苜蓿和紫云英能做绿肥，其他野草不可以？当年母亲未能解答的疑问我自己找到了答案。作为豆科植物，它俩根部均有寄生的根瘤菌，能固定氮素，壅田再好不过了。

至于两者的“草子”名之争，方言词典也解释不一，各有各的拥趸。好在，最后得了个皆大欢喜的结论，“草子”可兼指黄花苜蓿和紫云英，而“苳花”只指紫云英。

我尝了“苳花”，口感不及黄花苜蓿清脆，但它更水嫩些，有一股淡淡的青草香，从此，我个人的春日菜谱里又多了一种野蔬。在自小的观念和习惯里，“苳花”只是用来欣赏和制肥料的，相比黄花苜蓿，一直以来，它是受到轻视的。确实，我们常常会受某些东西的影响而思维固化而变得狭隘。

不得不提，紫云英早就是养蜂人必不可少的蜜源植物了。紫云英蜂蜜色如浅琥珀，草香味清新宜人，有清热解毒、消肿利尿、润肺止咳等功效，在南方春季蜜种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


总第7277期 配图 李海波
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